



摩围寨

何炬学 [著]

MO WEI ZAI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摩围寨

何炬学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围寨/何炬学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624-5149-5

I. 摩… II. 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0441号

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摩围寨

何炬学 著

策划:重庆市作家协会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王伦航 版式设计:曾滢媛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5 字数:163千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149-5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彭水城南有山，临乌江而控贵州，高可触天，冰雪晶莹，半年不化。世有板凳蛮居焉，风俗淳厚，物产丰饶，外人罕至。偶有至者，则居而忘返。时日延宕，寨子繁大，土著与流民杂处，相得无碍。

板凳蛮呼天为围，故山下人名此山曰：

摩围

——据《彭水县志》（咸丰版）

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黄济人 谭建祥 王明凯

副主任：向远道 陈川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凯 邓毅 任华 刘阳 刘运勇 向远道 陈川 周火岛

黄济人 谭建祥

目 录

巴蛮子·····	001
老花椒的手艺·····	010
赌博之年·····	024
山羊婆婆·····	035
苦楝子和他的马·····	048
松木和莽子·····	059
红房子·····	070
清查《康熙字典》·····	085
黄芪的女人·····	096
牛皮钉鞋·····	105
红色的小鼓·····	115
食言者·····	122
军事机密·····	134
老花椒之死·····	147
孤儿葛藤·····	156
早上的问候·····	167
神 医·····	180
心中的图·····	189

巴蛮子

巴蛮子的到来，改变了摩围寨人持续低落了三个月的情绪。

三个月前，老花椒又走了。

老花椒一身手艺，回来还没有显露，却又突然地走了，人们情绪难免是要低落的。

人们问松木。作为朋友和知情人，松木不能不向大家有个解释。松木意味深长地说：

“老花椒怎么又走了？那是因为他要去办五年前没有办完的事。”

至于是什么事情，大家就没有必要去细致打听了。谁能说老花椒要去办什么事情呢？他为朋友坐过牢，想来，老花椒的事情，也一定是个秘密了。

那天，巴蛮子上摩围寨来的时候，正是老花椒离开的那样一个黄昏。只不过，时间是在三个月后而已。

巴蛮子石头一样站在摩围寨的上十八盘垭口，此时，密集飞鸟回落树林，黄昏有些颓废的光，笼罩着摩围寨。而莽地里成片的莽子，正在成熟。晚风里，飘来早归人家腊油的香味，那一定是一盆可口的汤。

巴蛮子上摩围寨来的时候，摩围寨所有的人都感知到了。看到的人看到，没有看到的人感觉到。

后来摩围寨的人常常打趣说：“哈哈巴蛮子，你上摩围寨

来，夜叉一样站在那里，愣眉愣眼的，仿佛是要来放火。”

有的人进一步说：“好你个巴蛮子啊，你那天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背心被人打了一巴掌，出门一看，原来是你站在垭口，瞪眼睛吹胡子，像个蛮神。”

巴蛮子当时确实是有些孤高地上摩围寨来的。

他聚集了近十年的愤怒和高傲。他不能不表现出来。

可是，高傲的巴蛮子没有走上十步路，他就莫名其妙地惶然起来，内心里的那股气像破皮球一样漏掉了。摩围寨的山，摩围寨的光，摩围寨的氛围，让这个愤怒而又高傲的人，一时间失去主张。何止是失去了主张，而是心中有了怀疑和颤抖。

巴蛮子咬了咬牙，提了提肛，握了握拳，强烈保持着他的愤怒和高傲。

他头上包着黑色的帕子，帕子很宽大，仿佛顶着一个黑色的木盆。他穿了手工缝制的对襟子蓝布衣服，腰间也扎了一条黑帕子，有三条红色的缨穗，在他大步行走时，随风飘起来。

原来，他别了三把小小的刀子。

此时，松木和长豆出了地头，来到路口站着。他们两个知道，摩围寨来了一个充满杀气的人。

巴蛮子端着他的架子，却装着很谦虚的样子，一步步来到松木和长豆面前。

松木拍了拍手上的泥巴，和蔼地说：

“兄弟，你给我们摩围寨带来了什么？”

巴蛮子看着松木和长豆。一个敦实如木头，一个瘦长如豇豆。巴蛮子有些好笑。心想，要是我一掌推出去，他们两个会不会飞下摩围寨？

可是，巴蛮子从松木和长豆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的安详和洞若观火的智慧之光，看到了他们背后凤凰山秀丽而又坚定的力量。山的力量，人的力量如此强烈，以至于巴蛮子的脚跟打了一

下闪。可是，巴蛮子毕竟是巴蛮子。他立即把持住了，微笑着有些故意要显示其机锋地说：

“我是个游走的耍刀人。什么也没有。”

说完，巴蛮子唰的一声抽出腰间的小刀子，左手抛，右手接，三把刀子轮流起落，带着风声，在空中形成了一个锐利的圆圈。

哈哈哈哈哈。

松木说：“好啊，兄弟，你的刀子很特别，耍得也好。来摩围寨是挂单还是要打长庄？”

巴蛮子麻利地收了刀子，别在腰间。脸不红，气不喘，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也许挂单，也许打长庄。”

长豆看不过去了，双手擦动，鼻子似乎不通的样子，哼了哼，就要动手。松木用眼睛的余光，看了长豆一眼，长豆于是狠狠地跺了跺地。

松木还是笑着。

松木把巴蛮子带到自己家去。摩围寨的人站在坝子和路上，给巴蛮子点头，微笑。巴蛮子看着黄昏下的人，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发出明辨的阴险的光，他似乎要把那些给他打招呼的人中的某一个，像老鹰抓鸡一样，把他抓到面前来，拷问，然后用他的小刀，宰割、撕碎。

在松木家吃了饭，喝了酒，气氛像兄弟般亲切了。松木和长豆商量后说：

“老花椒三个月前下摩围寨去了，他的家空着。兄弟不管挂单还是打长庄，先就住在老花椒家。”

喝过酒的巴蛮子一脸酒红。他似乎不胜酒力，然而，他的心无比清晰地醒着。巴蛮子点着头，装出不胜感激的样子，答应了松木的安排。

每天早上，老花椒的坝子上，巴蛮子走动着梅花步子，耍着招式，他的三把小刀，在初升的阳光里，被舞成大大小小的圆圈，一把一把连环着的刀，反射出锋刃一样快速而刺目的光芒。

就这样，巴蛮子住老花椒的家，种老花椒的地，用老花椒的器物。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远来的过路人，当成了是来摩围寨练功的人，相信他过了十天半个月就要走的。

一月过去了，巴蛮子没有走。每天，巴蛮子穿他来时穿的衣服，戴他来时戴的帕子。他的腰间，三把小刀总是别着。那个时候，摩围寨上，除了各人有自家开辟的田土，还有大量的公田公地要耕种。巴蛮子竟然在一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像个摩围寨的老住户似的，像模像样地参加集体劳动。渐渐的，大家习惯了他，以为他或许过了年才要走的。

劳作的间隙，别人说话，抽烟，巴蛮子也加入进去，他说着话，抽着烟，两手抛他的三把小刀。

过了年，巴蛮子没有离开的意思。

春天来了，摩围寨人忙了集体的农活，利用早上和傍晚，忙自己田土里的庄稼。

松木没有安排，长豆更没有暗示，巴蛮子顺理成章似地在老花椒的地上，也点了苞谷和豆子。后来，他借了长豆家的牛，平了老花椒的田，也栽下了秧苗。

长豆有些看不下去了。长豆有天走到巴蛮子耕种的田边说：

“山雀不占斑鸠的窝。巴蛮子，你要是打长庄，还是说明白了，我们给你另外弄个家。老花椒说不定明天就回来的。”

巴蛮子伸起腰来，放肆地大笑着：

“啊，老花椒明天回来，我明天就走。”

“你是说你上摩围寨，就是等老花椒？”

长豆说完，不等巴蛮子回答，立即转身就走了。巴蛮子正要找个话来说，以便遮掩他的本意，可是，长豆瘦高的背影已经转

过林子的路口，耸动的肩头似乎向巴蛮子发出了无情的嘲讽。巴蛮子猛地向长豆的方向吐了大大的一口口水。

那天在收割春芥的地上，中午时分，队长松木从胸口里掏出挂在布带上的口哨，鼓着腮帮子吹了五口气，大家于是走出芥地，坐在树林边的石头上休息。男人们抽烟喝水，女人们背过身去给孩子喂奶。更多的人围在一起说笑话。芥地边，一只啄木鸟就在前面的白杨树上，咄咄咄地练它的嘴。巴蛮子和往常一样，还是站在一边，抛着刀子耍。后来，巴蛮子应一个妇女的要求把刀子的圆抛大一点，巴蛮子使出浑身解数，抛刀子的圈子从小到大，最后大到像女人家晒萝卜干的簸箕。

巴蛮子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刀的圈子又渐渐变小。刀子的影子，快速地在人们的面前连成了透明的环。

女人们惊呼着，情不自禁地拍着大腿和手掌。

就在此时，长豆不知不觉地从另一个地方站过来，他从巴蛮子变小的刀环里，一一拦截了三把刀子。仿佛是他和巴蛮子早就约好的，那刀环很自然地上了他的手。

人们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人人惊奇地看着，有人发出了欢呼声。长豆面色平静地耍着刀，而巴蛮子没有了刀环的两只手，还做着耍刀的姿势，僵持在面前。

长豆不仅像巴蛮子那样在自己的面前耍刀，长豆还把刀子从前面反手抛起，然后转身接住。

嗖的一声，刀环中，一把刀子飞了出去，人们只看到一条光飞向了林子，那光直直地扎住了正在咄咄咄练嘴的啄木鸟的左翅。

长豆却还在耍着剩下的两把刀。

巴蛮子很快抹去了吃惊的表情。巴蛮子拍着手，似乎很赞赏的样子。他接过长豆交回来的刀子，就在过手的瞬间，巴蛮子也飞出了一把刀去，扎住了啄木鸟正在扑闪打动的右翅。

啄木鸟惊慌地扑腾着。可是，它的翅膀被两把刀钉在了白杨树上。

所有的人都围过来，大家把长豆和巴蛮子围着，议论纷纷。松木吹了吹口中的哨子，沸腾声止息了。松木宣布说：

“今天的劳动到此收工。我们得回去，让两个能耍刀的男人好好地喝它一坛子老酒。”

一场要发生的危机，就这样消解了。

从此，巴蛮子不再一有空就要他的刀子。他完全像一个摩围寨人，白天劳动，晚上和大家一起吹牛，喝老酒，也打32点牌，他没有赌注，他说他愿意拿三把刀子做赌注，只是长豆不愿意和他赌。所以，他仍然把刀子别在腰间，那红色的缨子，总让人想到血和太阳。

到秋收的时候，巴蛮子把老花椒地里的庄稼全部收进了屋。该上楼的上楼，该装进米柜的装进米柜，一切打整得有条有理，和持家过日子的摩围寨人别无二致。秋收结束后，又过了三天，他在老花椒的自留地里，为老花椒点上了秋养。

他来给松木和长豆告别说：

“明天，我就要下去了。”

松木说：“看来你还是挂单啊。”

巴蛮子说：“你们也知道了，我是来杀老花椒的。”

长豆说：“在你上摩围寨的时候，我们就猜到了。”

巴蛮子说：“这个我也知道，你们安排我住老花椒家，是在看我怎么动。可是，我要走，不是说我的目的被你们看穿了，也不是我没有能力杀了老花椒。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我能等到老花椒回来，我能杀了他的。”

松木和长豆很轻松地看着巴蛮子，让他说下去。

巴蛮子说：“就在长豆和我比试耍刀功夫的那天晚上，我们喝醉了是不是？可是，我是没有喝醉的。你们都醉了，我偏偏倒

倒地回去，我终于打开了老花椒上锁的红香木箱子。

从我住到老花椒家去，就一直想打开那红香木箱子。我为什么要打开？是因为那是有人故意放在窗前书案上来的，是别有用意。我被这个用意迷惑了，我睡在床上，总是看着这个红朗朗的箱子，我就想，这一定是个圈套。

管它什么，我巴蛮子还怕哪个？可是，它被老花椒锁着，那就是说没有钥匙，外人是不能去打开的。我虽然是个怀着仇恨和愤怒而来的杀手，可是，我也是个君子。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坐在红香木箱子前，想象里面装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你们也知道，老花椒家，比这更好的东西多着，都没有上锁。为什么要把这口小小的红香木箱子锁上？

这个东西几乎让我夜夜失眠。有时半夜里，我突然惊醒，起来点灯，一眼就看到它，我知道是什么让我睡不好觉的，我把它抱起来，摇动它，颠倒它，我听那里面的响声。我相信，那里面一定装了什么大的秘密。

那天晚上，我想，既然我的目的被长豆揭穿了，而且还在警告我，我没有必要再保持守势，我要进攻，我要出击。于是，那天晚上，我心安理得地把红香木箱子打开了。”

长豆摇着他长长的脖子，故意问：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有你们三个人签名的一封信。”

巴蛮子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头上的黑帕子像一座黑色的山在晃动。巴蛮子继续说：“一口箱子，就装了这么一封信。而且就几句话。显然是特意为我留的。你们猜我当时怎么想？现在老实给你们说吧，我当时就想用我的三把小刀，一刀结果你们一个。不相信？我当时第一念头，就是用我的三把小刀，分别把你们杀掉。不明摆着的吗？你们是设计了套子，等我来钻的啊。我又羞愤又气恼。后来，我终于冷静了，反复看你们留给我的

信，我想，信上说的话，也就是说你们想通过这个形式告诉我，我的出发点可能错了。我把过去的那些说法又推敲了好多回，我发现，事情的真相即便不完全是你们信上说的，但也不会是我的家人们说的那样。所以，我决定放弃，放弃对老花椒的仇恨与追杀。”

松木激动得涨红了脸，他没有想到巴蛮子是个如此豪壮的人。松木给长豆点了点头，然后抓住巴蛮子的手说：

“你是个好兄弟，摩围寨认你。”

巴蛮子笑了笑，不知是赞同还是不屑一顾。他取下头上的黑帕子，从帕子的夹缝里，抽出一张纸条来。巴蛮子把纸条放在桌子上，紧了紧腰间的帕子，正了正他的三把小刀。巴蛮子拍了拍身板说：

“我来自贵州，到这里快一年了。这纸条放你们这里，拜托给老花椒。那口红香木小匣子我要带走，算是一个纪念吧。不过，我走了，也许我还会来。”

松木说：“好，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我们欢迎你随时上摩围寨。”

巴蛮子神情严肃，仪式般一圈一圈缠上头上的黑帕子，巴蛮子出了门，在院坝中间站定了，这才回头说：

也许吧。

风吹动了桌子上的纸条。

上面是用毛笔写的这样一些文字：

我老花椒在贵州三年，骗过牛，杀过人，坐过牢。如果那巴家的人找来，不要阻拦，不要劝说，让他的刀子，讨回他父辈的面子。我在阴间，再和他父亲论理，他做下的亏心事，是只能用死来谢罪的。

立约人：老花椒。

见证人：松木 长豆

松木从地上捡起纸条，长豆跟在松木后面走出门去，他们站在院坝上，目送巴蛮子。松木敦实而沉静，像尊内心在微笑的佛像。长豆伸着长长的脖子，像一只向远方了望的仙鹤。巴蛮子走过了老花椒家院坝，站在中堂前，向老花椒的中堂弯腰鞠了一躬，然后大步走出院坝来，像一座移动的黑色小山。巴蛮子没有回头，而是昂扬着头，抱着老花椒那口红香木小匣子，仿佛他获得了某种成就，一步步走过集体粮仓，最后消失在摩围寨下安子去的上十八盘垭口。

老花椒的手艺

老花椒当年不老，就叫花椒。也不爱说话。站也站得直，身坯也高大。只是有个习惯，一旦手闲着，那么花椒的两只手就拢进袖笼子里，不管春夏秋冬。人们只见他的手在袖笼子里拱动，像是袖着林子里套来的小兔子，有时真还吱吱地叫。外来人刚上摩围寨，难免对花椒生起某种神秘感。如此而已。可是，花椒出了一回远门回到摩围寨来，就变成了老花椒。花椒变成了老花椒，不仅爱说话了，而且说话仿佛竹筒倒豆子，响亮得很。

米石那天正在下十八盘垭口他家自留地里劳动，他要把地里的红苕藤子翻个转，好让下面的根子透气，让土能晒到阳光，到时土里的红苕又大又好吃。

已经是黄昏了，花椒站在垭口，两手依然袖着，任凉风吹着自己，他有些踌躇的样子，看着三年来的摩围寨没有什么变化，心中升起一股怪怪的滋味，这滋味他又说不出。他正要大吼一声，突然，他看到米石就在旁边弓着身子翻红苕藤子，就高声对米石喊：

“搞错了，搞错了，再翻也是空翻！”

米石正翻得起劲，听到这突然的声音，抬起头来，发现是花椒。

花椒说：“错了错了。”

米石很奇怪什么错了对了的，于是就擦了擦一对不争气的风

吹眼，整了整衣冠，从红苕地里走过来，脸上带着有些嘲讽的样子。米石走到花椒跟前，陌生地望着花椒，转而又有些亲切和惊喜，毕竟是三年没见花椒了嘛。花椒也很高兴，连忙抽出手来，急切地从荷包里摸出香烟，给米石送了，又袖着手，欣喜地等待着米石抽出第一口烟子来。米石接了烟，不看花椒，闭着眼睛，老长老长地抽，最后从鼻孔里喷出一口烟子来，很享受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米石过足了烟瘾，这才对花椒嘻嘻地笑了笑，有些惊讶地说：

“花椒，出门这么久，一直不通音信，把我们想死了。可你一回来屁股没沾地，就瞎说什么错了对了。什么错了？”

花椒哼了哼，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花椒拍了拍脑门，满口愉快地说：

“第一，你这红苕藤子翻来翻去，还是没有用，我在外面看到，别人是把红苕藤割些去，这地头自然就空疏了。空疏了就不会烂根子了，这个你懂吧。而割下的藤子又能喂猪，安逸得很。

这第二么，我现在是老花椒，你应该叫我老花椒。”

什么？

米石又擦了擦他的风吹眼，以为自己的眼睛老流泪，给看错人了，迷惑地望着花椒，惊异得忘记了抽烟。

“老花椒？”米石问。

“嗯，老花椒。”

花椒有些骄傲地点头说。

米石想，红苕藤子割了，地又空疏，又可做猪饲料，两全其美，这办法一说就明白，只怪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可是，这花椒出门三年，怎么就成了老花椒？难道他老了三年，我们这三年就没有被日子推着走？

米石说：“第一个我相信，明天我就这样做，而且让全摩围寨都这样做。这第二个至于你说叫你老花椒，那真是大姑娘站着